

周櫟園先生古堂集

本衙藏版

賴古堂集序

櫟園周公既卒之六年長君在浚寓書幣於友人
汪楫以授寧都魏禧汪君再拜屬禧爲公神道之
文禧受書反幣再拜而謂汪君曰嗟夫周公禧何
敢辭公之生也禧兄弟無葭莩交公尺牘選自先
徵君以下表章獎進者三世五人焉他日禧與公
同客吳門心欽欽然不敢以布衣見既而聞公卒
竊悲悼將歸山中舟過上清河持曾子止山之書
以辦香入哭公而同舟人歲且盡不肖泊遂悵望
而去至今猶不能釋諸懷也嗟夫周公禧何敢辭
禧竊見古今當代貴人傳誌之文皆非布衣所作

往年家伯子以疾召禧於浙江之幕大中丞范公
極謙下之嘗屬禧爲其太傅公傳禧逡巡以章
辭常州太守駱公與禧交卒其子以誌銘請

今是以不敢雖然公與禧以文章見知竊請
公之文宣示天下後世將區區報稱之心君其爲
我復周君也於是益發公賴古堂集日夜讀之平
生所未嘗見者凡十之六不敢諱其不文而爲之
敘曰士之能以詩文名天下傳後世者有三資焉
曰記覽之博也曰見識之高也曰歷年之久也記
覽博則貫穿經史馳騁諸子百家書無所不讀言
有本而出之不窮見識高則不

不汨沒世俗之說卓然能自成立歷年老則積久而變化生攻苦而神明出公於三者亦既恢然其有餘矣然竊嘗怪是三者不絕於世而名天下傳後世十不得一焉其文章之傳固時命爲之抑自有故使之然耶禧伏處山中幾二十年出遊東南交天下之士亦幾二十年博觀深思乃始喟然而嘆曰嗟乎有以哉有以哉夫記覽之博如食者之餐稻粱啖旨饍也方丈之珍一食輒飽而無氣以運之則必積滯而生疾故博覽之文其不足傳者氣不足故也夫見識之高必不屑於人爲類然古今傳文有必異乎衆人之見者有不必異乎衆人

之見者不必異而必欲求異是猶濟深淵者人安
舟楫而吾必泅水以渡踰崇嶺者人履徑術而吾
必緣峭壁以行也其不溺且顛者幾希矣故高明
之文其不足傳者好奇而不軌於正故也夫歷年
之久何病哉久於學問則其後將不學不問而囂
然自以爲足故古今以詩文名家者選選至晚歲
則萎爾荒悖盡失其故不好學故也而公則皆異
於是禧嘗覽公之文博極羣書而未嘗好徵引故
實以自侈其富筆之所至浩浩瀚瀚若江河之放
曲千里而不可止其氣也如是每命一文必淺
心力索戛戛乎務去其陳言習見而皆衷於理義

賴古堂集序

賴古堂集故戶部侍郎周公所著公諱亮工字元亮號櫟園起家河南籍其上世由江右徙金陵故今爲金陵人公中前庚辰科進士令濰邑治最召入御史臺觀察淮陽八閩晉都察院副都御史擢戶部侍郎會督閩軍者前銜公手版不來羅織公詔獄出之外臺歷任青州江南道又誣染糧吏胥案嗾罷公公自通籍官階至中丞侍郎不可謂不遇矣無如惡公者之必嗾罷公而又不幸以死而當世卒不能究其用也或者曰彼嗾公者其快於一去公而已顧不謂公死也而造物必死公以大

快去公者之意造物者之於公固薄矣乎余曰不然人之得年與祿位於天其脩其短其臚其辱皆有盡之物有幸有不幸焉尋常之人幸而康且壽且躡至大官而已耳而卒不能保其恒完而不敝長享而無窮及其盡也飄風腐火而已耳莫莫者果有意乎哉若夫非常之人縱之青蠅豺虎排下而進上又其甚者倘佯山水著書密娛放飯決肉者百年亦致足豪也而死又繼之莫莫者果無意乎哉余乃今反覆於豐此嗇彼之數而知造物之厚公者蓋在三立之說焉太上立德次則功又次則言公所至官活人數百萬其自閩逮而行閩之

人炷香號哭追送數千里非公德之入人深耶今
之閩海山萬里天晶日明降旛貢舶螺紋可數也
曩固指邊海遠惡處以畀公公固邃於置數萬甲
兵於胸中也公至創以雕勦收餘憊而往哺之脫
微公其薄而破也幾城其穿而入也幾隧其激而
畔也孰弭是其收而定也孰撫是顧不謂德功之
至巨者乎

天子業知公能方大用而信信者口代劍刃與大
獄至蔓數百人從公對篋輿大呼公精忠無罪羣
口同牢事乃得白司枋者猶令鑄級行於彼有佚
罰焉余益追敘閩事以爲公德功之至巨而禍至

刺古堂集
四
烈者人之惡公中於此天之厚公決於此而此後
之升沈吾不深論焉何則夫人有所惡者必先有
所忌有所忌者必先有所畏公之德功憲憲在人
耳目又

天子知公能且大用畏生忌忌生惡必快於一去
公而已當是時固不暇計公之去而其言愈昌也
幸而設窞下石之時固不留意於篇章著作之間
不然守尉則已燒不然革除則已禁亦幸而設窞
下石之人其所甚惡而急者在彼而所不急者在
此於是相與急公功德因急公官急公官因急公
之一去而不復振而不甚急其文之著也然何可

謂莫莫者之果無意哉公生而德功立公死而言
又立公死而不能禁其言之不昌有號而讀諸其
側噤不敢抵巇一字或因而擊節心瞿氣沮而自
悔昔之云然者有矣又况後數十年而凡畏忌公
而惡公者其獨能以久視息乎皆歸於無有而已
矣而公之文炳然獨在將與日月爭久長凡得附
名於公文者尚亦與有榮焉而顧謂造物者之於
公不厚乎公貴而坦然襍易喜接士一技之微及
其門獎借不遺餘力被論家居如觸於虛舟而
於太空了無著於公也古之博大真人哉今雪客
兄弟釐其自作詩文刻爲賴古堂集他所著書別

行焉雪客謂余曰先公雖喜接士然樹文壘甚堅
顧輒開一面納子子有言以序先公先公或不吐
棄乎雪客命之矣且附名於公文者尚亦與有榮
焉因抽論閩事繫公德功之巨者而終之以立言
云虞山錢陸燦頓首書

賴古堂詩集序

癸巳春余遊武林得櫟園清漳城上四章讀而嘆曰余與櫟園別八年矣久不見櫟園詩不謂其筆力蒼老感激悲壯一至於此今年相遇吳門乃盡見其賴古堂諸刻情淡而文明言近而指遠包函雅故蕩滌塵俗卓然以古人爲指歸而不復墮入於昔人之兔徑與近世之鼠穴信櫟園之雄於詩也或曰子之推許櫟園也其指要可得聞乎余告之曰有本古之爲詩者有本焉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離騷之疾痛叫呼結轡於君臣夫婦朋友之間而發作於身世偏側時命連蹇之會夢而噩

病而吟春歌而溺笑皆是物也故曰有本唐之李
杜光燄萬丈人皆知之放而爲昌黎達而爲樂天
麗而爲義山譎而爲長吉窮而爲昭諫詭恢昇兀
而爲盧仝劉叉莫不有物焉魁壘耿介槎牙於肺
腑擊撞於胸臆故其言之也不慙而其流傳也至
於歷劫而不朽今之爲詩本之則無徒以詞章聲
病比量於尺幅之間如春花之爛發如秋水之時
至風怒霜殺索然不見其所有而舉世咸以此相
夸相命豈不末哉櫟園之爲人也孝於親忠於君
篤摯於朋友歸然巨人長德也汜水壞城張林宗
抱其詩文與二子淪水中櫟園兄弟行求得其少

子載以歸家于役返里躬送之還中牟其守漳城也故人門客在重圍中相與登陴賦詩抗詞同日無一人思解免者蘊義生風起興仗物珪判而璋合金春而玉應此櫟園之所以爲詩也而豈徒哉櫟園近在樵川痛詩道榛蕪刻嚴羽詩話以風示海內滄浪之論詩自謂如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而未嘗揆極於有本謂詩家玲瓏透徹之悟獨歸盛唐則其所矜詡爲妙悟者亦一知半解而已余愍世之學詩者奉滄浪爲質的因序櫟園詩而榷槩及之若其辨論之詳俟他時篝燈剪燭抵掌極論而茲固未能悉也年家老友虞山蒙叟

錢謙益撰

東古堂詩集序

賴古堂文集序

櫟園先生以少司農出爲督糧使使江淮間四方之士慕之者爭願見先生舟車輻輳道路爲隘予向亦願見先生不可得聞四方之士如此乃益自媿且益重有慕於先生謂先生何以得此於四方人則間取先生文讀之然未多讀也及予避人走江介思入見又不卽入去而之西江逮其旣也又以乞食將遠行手把先生所寄書徘徊摩挲誠恐溘死道路或從此漸遠終不得見乃始幡然見先生且得盡讀先生所爲文作而曰有是哉夫人以情相往來思心冥冥匪獨血氣所沁屬眇焉以通

卽生植走飛虬蜉埃壙之罔所知者蠕蠕焉動而
生其誠此無他所感者然也方先生之爲文也塊
然乎其情窅乎淵泉灑乎若沆漑之浮於天然後
舉古今事物興喪之故與夫一時名類之顯然於
前者從而頌之又從而刻覈鉸割之必得其形也
得其形矣必致其思也致其思矣必求其興之鬱
於初與神之濫於末也而於是讀之者目開而心
驚指爪欲作而膚膜之不仁者皆逡巡癢接而不
自禁有歎者有淚長善懷者有歌且喏者有起舞
者有從而泣者如是而先生之爲情深矣昔者先
生嘗治閩矣閩之人以情愛先生卽微獨閩也天